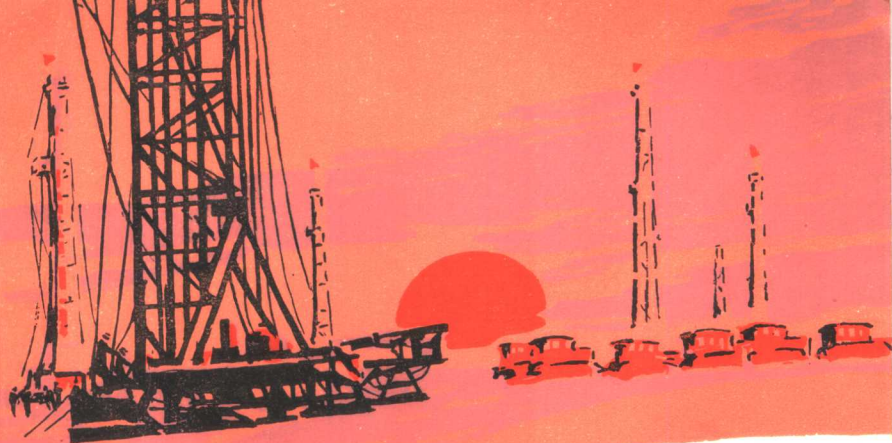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创业进行曲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创 业 进 行 曲

· 本 社 编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875 字数 133,000

1977年9月第1版 1977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769 定价: 0.38 元

目 录

热血歌·····	杨代藩 (1)
深深的怀念·····	王荣辉 (12)
金翅膀·····	方克强 (35)
心中的岗哨·····	陈圣来 (44)
高高的钻塔·····	张重光 (52)
撒在千里草原·····	林伟平 (63)
钢与火·····	孙 颢 (77)
大厦在这里奠基·····	杨代藩 (88)
草原日出·····	王周生 (99)
在坚实的土地上·····	孙 颢 (115)
缝补拾零·····	林伟平 (126)
在红旗庄·····	季惠生 (134)
好娃子·····	张重光 (141)
战友歌·····	王周生 (150)

杨树林·····	方克强 (158)
“活帐本”·····	秦永标 (169)
队伍又出发了·····	阚 峰 (174)
绣金匾·····	杨代藩 王周生 (180)
水准线·····	张治远 (190)
家书·····	中 原 (198)

创业进行曲

——代后记·····	(211)
------------	-------

热血歌

杨代藩

前 奏

那岁月，仿佛十分遥远、十分遥远；那情景，依然如此亲近、如此亲近……

正当中华民族垂危的关头，一支红色的军队，将跨过咆哮的黄河，东征，东征！

队伍来到延长——延河畔一个纯朴的城镇，马背上跳下一个身材魁梧的人。灰布军装，打着补丁；八角军帽，闪着红星。他，从容地走进一间普通窑洞的门。

油灯点亮了。火苗，忽闪忽闪地跳舞，“劈剥劈剥”地唱歌，欢迎来自延安的亲人。

窗纸上，印出两个人的身影，靠得那么近、那么近，相互递烟，促膝谈心。一个——身上披着战火的硝烟、远征的风尘；另一个——掌心握着石油的芳香、钻机的印痕。

“沙沙沙，沙沙沙”，一队士兵在窗外走过。草鞋，踏碎月光；枪尖，挑着群星。警卫员真想叫他们脚步放轻、再放轻。

里面——是他？

嗨，还用多问？只需看一看小战士那对警觉又幸福的眼睛……

是他，正是他！他来自湘江边，来自兴业路，来自井冈山，来自遵义城……从瓦木工中、从挖煤人中、从庄稼汉中、从放牛娃中……他来了——毛主席来了！来看望石油工人！

谁说是第一次会面？他和他们，早就相认。

每天，他，点燃小小的油灯，就想到：是他们，采油炼油，给灯座那冰凉冰凉的铁壳儿里，注进了“热血”，使灯有了生命……

每天，他们，登上井台，就想到：是他，窑洞里也点着跟咱一样的一盏油灯。灯下，他总结咱们的经验，书写指路的雄文，思考咱们的未来，注视天下的风云……

是啊，没有油，灯就死了。可是，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指引，油的源泉还不是攥在人家的手心？

看看灯座上，厚铁锈隐隐约约遮盖着的“美孚行”三个字吧，无论在穷乡僻壤，还是在都市集镇，这三个字，会使人想起笼罩咱们祖国多少年的乌云、魔影！只有在飘扬着红旗的解放区，才能化腐朽为神奇，叫这废铁壳儿起死回生。因为，它里面注入了咱们自己产的油哇，咱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！

就在这儿——延长，有祖国大陆开发最早的油井。日本人曾把它霸占，美国人曾把它蹂躏。一九三五年，工农红军到达陕北，油井上来了党的人！

……啊，啊，夜，是有限的，不该一个劲儿向主席唠叨过去

的事情。当他在赤脚人中间调查，当他在图书馆里用功，当他在长城下统帅大军，早把这底细，摸得比咱心里更深、更清。

讲讲大生产吧：延长的石油工人，抡起锄头，身拉木犁，向荒地要粮。小米、南瓜哟，香喷喷……

摆摆土钻机吧：手摇辘轳，“咕噜噜”，一桶一桶把原油提出井……

谈谈土锅炉吧：五、六十里路外的山崖上，砍刀飞舞，干柴一点，炉火熊熊……

聊聊运输队吧：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上，“踢踏踢踏”的蹄声惊破晨雾，毛驴队驮着油桶，向延安、向边区各地，送去珍贵的产品……

……啊，啊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这创业的方向，不正是毛主席早就给咱指明？任凭敌人重重封锁层层网，卡不死红色的陕甘宁！

月明，星疏。夜深，人静。群山，这么青。树荫，这么浓。这窑洞里的油灯，彻夜不熄。陕甘宁的胸腔里，热血在沸腾！

就在此刻，党中央的一架无线电台，正“的的嗒嗒”，向敌后青纱帐里的武工队，传去“心脏”的跳动声……

就在此刻，边区印刷厂的机器里，正飞出雪片般的文件，一个通讯员抓起几份，飞上战马，朝火线驰骋……

就在此刻，一位司令员点亮蜡烛，向毛主席起草一份紧急电文……

我们党的机体，正在生机勃勃地运行！

你想过吗？发报机里用的，就是延长出的机油；印刷机

染的，就是延长产的油墨；司令员点的，就是延长加工的石蜡……延长油田啊——无名的“功臣”！

这一切，毛主席都看到了，都想到了。窑洞里，他在微笑。他预见了黎明：打败日寇，埋葬蒋家王朝，缴获来的卡车里，灌进了陕甘宁生产的汽油，载满弹药，开足马力，配合大军，去追歼逃窜的匪兵……

就这样，穿过战火的硝烟，伴着炮弹的呼啸，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奏响了前奏。革命解放石油工业、指导石油工业；石油工业配合革命、支援革命。你听，你听，毛主席早就为那威武雄壮、气势磅礴的创业进行曲，亲自定准了音！

进 行 曲

江河奔流，日月运行。

戈壁滩上响起一串驼铃。整整一师人，举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的国旗，向那大漠与天际相交的一线进军。

他们，可就是当年东征的那支部队？不，不一定。反正，是刚握过发烫的枪杆，又将钻机上的刹把握紧。总之，是他呀——是毛主席，亲自批准，亲笔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。

向前进，向前进，越战越强。你参战，我参战，天涯为营。从嘉峪关外，来到山海关外的大庆；从陕北的窑洞，来到北京天安门……铁军里，涌现了咱们的铁人！

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”，铁人平日擂鼓般的脚步声，此刻，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，为什么变得这样轻、这样轻？——啊，铁

人看见了毛主席！毛主席正在微笑，侧身向坐在身边的周总理询问。

周总理向主席介绍铁人，浓眉下，露出亲切的笑容。

毛主席站起了身，弯下了腰，伸出了手……

——这只巨手，写过《矛盾论》、《实践论》；写过光辉的指示：看来发展石油工业，还得革命加拼命；写过赞扬大庆会战、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批语；写过金光闪闪的大字：“工业学大庆”……大庆草原上的篝火，不正是这只手亲自点燃？成百上千座钻机的刹把，不正是这只手亲自操持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油井啊，不正是这只手亲自摆成？

铁人仰起了头，眯起了眼，伸出了手……

——这只手，人拉肩扛卸装钻塔的时候，扳弯过撬杠、拽断过粗绳；挽上个竹筐，去井架的路上还不忘给开荒地多拾些粪；敲开过冰层，用脸盆、铝盔舀起凉水，倒进渴得正发毛的钻机“喉咙”；扔掉过拐棍，拖着受伤的腿，跳进泥浆池，用身体搅拌水泥，战胜了井喷……这只手啊，磨光过一册册宝书的封皮，把宝书贴在胸口，抚暖冰天雪地里的一颗红心。

就是这样的两只手：一个伟大领袖的手，和一个普通工人的手，握在一起，那么紧、那么紧。

刹时，大厅里，掌声雷动，春风送佳音，飞遍祖国江山，飞向五洲四海，报告朋友，也正告敌人：

这是胜利后的握手。任苏修撕毁合同、撤走专家；咱有了自己的“血脉”——自己的油管，自己的“喉咙”——自己的阀门；任刘少奇之流砍红旗、大刮“下马”黑风；石油工人一声

吼，天塌下来有咱顶！就在那“高天滚滚寒流急”的日子里，“贫油国”的帽子，给咱扔到了太平洋的最底层！

大厅里，人心沸腾，人民的代表们，摩拳擦掌，下定继续革命的决心。他们懂得：

这是出征前的握手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凯歌声中，还有“戴着红帽子，藏着黑心肝”的家伙没有除尽。要警惕，要斗争！铁人听到了领袖的千嘱咐，万叮咛。

多么壮美！大厅顶上，彩灯万盏，犹如满天繁星，怎能不……怎能不使人回想起二十多年前，在延长窑洞里的那次促膝谈心？可惜呀，那时还没有摄影的良好条件；如今，快拍下来吧，镁光灯“咔嚓”一闪，谢谢记者，照下毛主席、周总理和工人代表王铁人的珍贵合影。

悲 壮 的 乐 章

警报响了！警报响了！

紧握刹把的大手，今天第一回发出了颤抖。钻工“噔噔”飞步踏着云梯，爬到塔顶，望穿层层翻滚的乌云，遥望北京……再一次、再一次从胸口，掏出那张珍贵的合影。

揣着这张合影，曾有多少铁人的老战友，开赴新发现的一个个油田，又去搭起一顶顶帐篷……

面对这张合影，曾有多少铁人的接班人，庄严宣誓，站到一个个哨口，接过一册册岗位责任制的记录本……

如今，手捧这张合影，铁打的汉子，却禁不住失声痛哭，泪

洒钻井。

在哪里啊，在哪里，合影上的三个人？

一九七〇年十一月，王铁人为人民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热血和生命。悲痛化力量，成千上万个铁人，继续和毛主席、周总理在一起战斗；时刻聆听领袖的嘱咐、叮咛。

可是……

想不到啊：一九七六年一月，敬爱的周总理这么早、这么早就离开了咱们。

更想不到：噩耗连得这么紧，毛主席他老人家，难道当真……不，不可能！不相信！

冬天还很遥远，为什么白杨树上已经挂满了雪花、冰凌？

冬天还很遥远，为什么大庆草原这样寒冷？

那不是雪花、冰凌；是手做的纸花呀，雪白雪白，扎满树枝，千朵万朵，每一朵，就是此时大庆人的一颗心。

那不是西伯利亚的寒流来袭；是咱失去了心中的太阳，感到严寒比冬天这个季节更早地降临。

从拂晓到傍晚，从黄昏到黎明，哀乐不停。大庆人从井台，从油站，从炼塔，从油罐，从田野，从机关，从车间……从四面八方，迈着铅一样沉重的步伐，缓缓走向当年的万人广场——如今的大会棚。

到广场，见会棚，怎能不触景生情——

那日子，已经过去好多个春夏秋冬，但好象就是眼前的事情：

有一天，直升飞机在这辽阔平坦的广场降落，机舱里走出

周总理，代表毛主席，来看望大庆人……

那事情，就在不久前发生，可好象已经拖延了无数个春夏秋冬：

有一天，千军万马涌到这广场，破土动工，建造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大会棚，准备再一次迎接毛主席派来的亲人。开工啦！千里冰封，铁镐砸到冻土上，只见一个白点，纹丝不动，反把楞小子的虎口震疼。“来，点把火！”“老会战”^{*}擦根火柴，象当年创业挖第一锹泥土一样，将冰雪消融，刨下一个坑，再朝纵深打通……“别撵我去休息呀，别撵我！白天八个小时，我还干得不过瘾！”又是一场大会战哪，每个大庆人都想为迎亲人，多使把劲！……

大会究竟何时开？麦子播种了，没信；玉米播种了，没信；麦子收获了，没信；玉米收获了，还是没信。是谁在捣鬼？疑问，带出激愤；激愤，夹着担心……

想不到哇：空等了大半年的大会棚，竟先成了肃穆的灵堂，吊唁咱最贴心的人！

悲痛中，脑海里翻腾着这几年来的斗争：

有人胡说“‘两论’起家是真的”：咱们干出“两论”起家的新成绩，回“敬”！

有人诽谤大庆干部都是“辛辛苦苦的走资派”；咱们的干部在群众中扎根更深，更深。

有人污蔑“三老四严”是“精神枷锁”；咱们越发加强工人阶级的革命性、组织性、纪律性。

^{*} 指参加过大庆初创时大会战的人员。

有人鼓吹什么“停产闹革命”；咱们坚持大干社会主义决不停！

.....

油路呀，莫被寒流冻凝，咱要倍加爱护，甚至用自己体内的热血，换取大庆地下的“热血”，用自己的生命，确保工业命脉的流畅通行。令人担忧的是：野心家、阴谋家篡党夺权的阴风越刮越紧。祖国的命脉、阶级的命脉，今后掌握在谁的手心？可经得起这特殊的“寒冷”？

跟几十年前东征黄河时中华民族面临的关口对照，此刻，不正是咱建立政权以来最严重、最危急的时分？

天塌下来，有亿万个铁人顶；亿万个铁人里啊，谁，来把路引？

凯 歌 冲 天

霹雳一声，举国欢庆，粉碎“四人帮”，党又有了领袖，阶级又有了引路人！

.....

一九七六年的最后一个月份，有个大庆人，跳上列车，从党委所在地，朝崇山峻岭下——大庆一个偏远的基层单位前进。

列车飞奔，到达江河岸畔的一个城市，离目的地还足足有一百里路程。望江水，千里冰封，锁得住大小客轮，锁不住大庆人火热的心。他没顾上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，徒步行进。

寒风刺骨，白雪皑皑。同志，你为什么要日夜兼程？

天黑尽，路难行。路过一个大山村，灯火在闪，热炕在等。
同志，你为什么一步也不停？

汗浸衣衫，北风吹来，冰冷冰冷；气喘吁吁，嗓子冒烟，饥饿难忍。同志，你为什么浑身是劲？

腿，弯不过来了；脚，起泡了。找根树叉当拐棍，一步一拐登险峰。同志，你为什么忘却了危险，忘却了疲劳，忘却了疼？

啊，到了，到了，九个小时的搏斗——九个小时的行程，终于在凌晨，赶回岗位，见到了战友们。

颤抖着冻紫的嘴唇，吭不出一声。僵硬的右手伸进怀里，掏呀掏，掏出一份还飘洒着新鲜油墨香味儿的套红特大喜讯：

华国锋主席，接见了大庆人！

这位同志，就是为了把这振奋人心的喜讯，早一分、早一秒带到崇山峻岭。他想到了：毛主席当年接见王铁人的情景；想到了：华主席对大庆人的期望和咱一代代石油工人肩上的重任。

看！又是一张合影——华主席跟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筹备会议的代表们在一起。华主席回头问站在身后的同志：

“你是哪里的？”

“大庆的。”

华主席很高兴地微笑说：

“向大庆学习！”

欢呼声，震动了接见大厅：“向华主席致敬！向党中央致敬！”

“向华主席致敬！向党中央致敬！”从北京，到大庆；从草原，到山岭。四处在回响，八方在呼应……

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，祖国大地，迎来又一个新春！阳光明媚，禾苗生长，鲜花怒放，百鸟争鸣。

大庆草原：红旗如林，捷报频传，张灯结彩，喜迎恩人，——就象当年在延长油田的窑洞，迎接毛主席，一样激动，一样热情，一样温暖，一样亲近。

各条战线：大军出征，万马飞奔，吼声雷动，风烟滚滚，——就象当年去执行毛主席的命令，一样勇猛，一样忠诚，一样团结，一样坚定。

冲锋！中国的工人，中国的农民，中国的士兵！把祖国的命脉、阶级的命脉，牢牢掌握在手心！

冲锋！中国的工人，中国的农民，中国的士兵！放眼天下，牢记使命，把咱们的战歌，唱得更加响亮、更加雄壮。啊！“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……”

深深的怀念

王 荣 辉

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，白雪皑皑，覆盖着大庆草原。

一群工人在野外，扒开积雪，掘进坚硬的冻土，挖呀、挖呀，挖出一块块洁白的石子……

一会儿，出现了一只特殊的花圈和一些题字，都是用这些石子搭成的：“敬爱的周总理，大庆人想念您。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。”

这是大庆最边远地区的一个采油队。他们突然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噩耗，一时找不到纸墨，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心中的哀思。

是的，路远、雪大、条件差，都阻挡不住采油工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悼念。

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，大庆人多么想派出自己的代表，到周总理的身边去诉说大庆人心头的悲痛、无尽的哀思和对周总理深切的怀念啊！可是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破坏和阻挡，大庆人的愿望终成遗恨。每当想起此事，大庆人对“四人帮”的仇恨怒火就从心底腾起，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尽哀思就如潮

如浪在心头久久激荡。霹雳一声震天响，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铲除了“四人帮”，为党除奸，为民除害，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党。在这举国欢腾，庆祝伟大历史性胜利的時刻，大庆人更千百倍地怀念敬爱的周总理。

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清晨，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的噩耗，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大庆。大庆人如闻晴天霹雳。有的正在吃早饭的工人，心里一惊，不由自主地扔掉了手中的饭碗；正在班上工作的工人，心头突地一紧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手中的工具掉在地上，止不住的热泪刷刷地往下落；一位正挑水的炊事员，听到总理逝世了，双腿一软，担子从肩上滑落下来，瘫在地上哭晕过去；上班的人群，听到广播里的讣告，猛然刹住了脚步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；在大庆井下指挥部丰收二村，一个刚刚八岁的小女孩，听说周总理逝世了，哭着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是总理的孩子，我要给周总理戴白花。”妈妈一把搂过孩子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，一串一串滴在孩子满是泪花的脸上……

这一天，大庆是那么寒冷，天空飘洒着细细的雪花，大地裹着皑皑白雪，千里油田一片素装。全油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，多少人抬着敬爱的周总理的遗像和精心制作的花圈，步行几十里来到大庆党委设置的悼念周总理的大会场。从清晨到黄昏，从深夜到黎明，灵堂前的广场上哀歌沉沉，聚满了悼念的人群，和着对“四人帮”仇恨的泪水，在胸前结上了一层又一层冰凌。在那悲痛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，大庆人冲破“四人帮”的禁令，用各种方式来寄托自己的哀思。